国史唯疑

國史唯疑卷十二

萬曆　泰昌　天啓

神廟中璫縱橫如潘相留己陞王官某為通判張忠程擬某為才力不及議者業恨其侵撫按薦舉糾劾權其後高寀遂薦陳性學堪閣巡撫矣孫朝遂誣劾晉撫魏允貞罪幾欲食其肉寢處其皮矣法澌滅盡

楊應龍反幕江失事支撝江東之林命相等各坐削籍閒往有差併追奪誥命支江並建言著聲末乃爾狼狽時王士琦亦以欺敵為罪致王故嘗單騎入應龍巢諭降之罰四萬金

贖死寸自佳前罪似可末減
論德頼天埈李騰芳同拜疏出城因南省既然劉時俊議反之
也顧李將齋名頗有排擠前輩驅除異己之目顧先卒李後
至大宗伯余及見之老矣尚亢健如昔
治擅去諸臣罪孫善繼革職劉道隆顧天埈李騰芳王元翰陳
治則既然吳亮各降級未幾唐沂王圖周如砥復去浸及大
僚至尚書李楨孫丕揚趙世卿趙煥各封印出城閣臣李廷
機亦偷出此淒其極矣
李文節久移居荒廟候旨章數十上不得已求往澤求免列名

閹揭至引宣德門閣臣張京出為南宗伯例蹙已甚焉之
若渴置之若棄杳莫測聖意所在
呂侍郎圖南語余李文節語氣重丁未會試給事汪若霖請廣
制科額李曰此時多一制科郎多一盜賊也聞者咸艴然慎言
滋起潛若霖丈治故李己丑所取士遂顯攻李郎龔三益為
李取甲午解元亦自絕公聞逢蒙之弓矣攻者至二百餘疏
若有不得不然焉者
舉入之有考覈也始李文節署部特揚文恪道賓繼之業已
開譽人告訐之門授糾官考覈之柄非葬豪所堪罷之李

楊寬嚴之別即此可推楊在部値建夷初罷貢執奏再三義正詞核得感讓文吉之體孜誌傳闕載

黃汝良侍郞于告還以舟人挾鹽為關津截索御史李應魁疏劾之應魁郞黃前教習門生也舊例教習誼同座主小事致露章時有險薄之譏為世道慨

為蔡文莊清請特祠者郭侍郞惟忠請謚者唐侍郞伯庇請贈官者李太學士廷機吾邑諸公共嘉意表章前賢稱盛事今後進能存斯義者誰乎何司空喬遠在朝日輯有八閩應謚諸公小傳臚列甚詳猶先正緒風

陳用賓被逮下獄黃尚書克纘時撫山東以陳為其房師既代訟究雖蒙詔弗恤頗有瀆入門生故吏遺意黃生平氣骨挺峻不屑詭俗取容撫齊十餘載威惠流行在鄉衮吳文華郭應聘之間而文采過之

舊例六科陞轉論俸一內一外首俸內次俸外截然不易益成己以次俸陪推當少自陳當補外不當陪內推今此風可再見否耶重內輕外競避之恐不克矣

撫寧侯朱繼勳自南京回至臨清為榷閹王爭許禹臣勒挽羈留恚恨投水死事聞禹臣坐回籍聽勘時國法猶寬以今論

過死黷臣罪何如得保首領為幸

光祿卿趙健以攜僧入東安門被糾奪俸二月古　神廟末年禁網疏闊游人得直窺西苑諸勝飲戲其中莫誰何者如健比甚多復何減操技野處之世

閹臣禮絕百僚出入文武皆避道孫丕揚太宰嘗與張新建爭至形章奏其再起遇葉福唐未嘗不引避也蓋終悔之矣揚駙馬春元一再衝突閤中兩房官暨老長班咸謂非体葉亦顯移書禮曹誚讓之

葉文忠性和易詼諧答客書云今日撥地如大數化頭沿衙

叫索聲盡力竭群丐尚詈之曰汝何不大聲疾呼則安得不
憤悶以死哉又喻如子弟登臺觀者閧然以為不好使須
下臺無久占擅場反怪閧者之理亦妙譬也時情景亦匪
若閧申王沈朱諸輔集皆然視後迥殊

或舉江陵勳績為當時對症藥者葉文忠曰上所為疑群臣正
鑒初年江陵專制擅權浸淫至是耳今江陵在濼、攸過不
暇何勳績之有李文節亦云江陵信對症其如上之不沖年
何天下爭因時制宜信難勝執

葉李二公同登拜李自云此地無純用閹人之理縱然一舉一變

一孔一面也要一箇抽身二公退始終無間言自盛德事余之獲偕同邑蔣公被命也同是余亦先退顧所爲卻媿前脩多矣僅列御官少亦偶似

諸大臣議相率伏闕待命葉福唐不可曰我朝伏闕僅再見各杖斃十數人且被爲一爭請耳茲爭多詎能纓請倘終不應柰何葉實有見也廷侍郎呂坤都御史溫純各叩闕哭爭竟無濟矣主之不可以衆要挾如此

郭正域劉曰寧二少宗伯先後逝葉福唐謂未必非福郭不可知若劉則閣有草彈章待之者矣獲完身名死爲幸特

議論紛淆余嘗云使李文節不既台司直以禮工尚書久其
位展布更可觀難為俗道
孫丕揚起家宰銳欲推轂孫繼臯為政以語葉福唐葉曰甚
善然終如畫餅請詢於北要路及臺省諸公何如比詢之
果沮為恐續燕脉故噫鯀殛禹興郎父子不相妨況桑梓
乎奈何以申王錮三吳士
部輔忠首糾李三才因而徐兆魁錢策繼之所列醜狀甚具
時三才且唾手枚卜言路每云入相途太狹南相推太重宜
內外南北兼用意蓋為三才也卒潰決於此吾鄉董司空應

舉有云淮撫雖貧擁猶有些才但其平生好撥置掃除入合得茲報可為平情之論又云郭明龍若在決能處置諸亦可思

葉文忠答入札謨在此困苦之極使有妹方異域之人能來代我亦自歡喜況同立朝爭主者乎時兼用內外說方熾葉不能沮而姑為之說曰楊文貞奇雖起他曹皆改編脩簡討後亦即　世廟之待張桂亦然其以別衙門徑入者惟王鼓懸楊文襄二三公耳遂執為祖制似亦不考之過詞亦微婉

淮撫李三才屢抗危辭忤稅璫為東南氣節諸君領袖然

寔不能講其法來何頌涇陽論救淮撫以一壟一茗為辭且為辯茶古董是茶家買去方危急中誰肯挺身入井救人顧自高誼而亦不能講其偶奈何

顧涇陽家居以淮撫爭馳書葉文忠及孫太宰稱三才至廉至談為古醇儒甚且比之孔子考功王三善憤甚謂三才家通州甚遠學道官一勘自明如難其人者丞請自往觀此知吾輩臧否決不宜過情有溢喜必有溢怒勢等循環且略存本來面目足矣

謂王圖熱中擬席顧天埈李騰芳威脅戴之王初借顧李為

用既又慮其逼己今王元翰貽書南省恭素之比之張耳之殺陳餘語未知然否時孫太宰丕揚主內察王其鄉人也溥爲秦脉頗有萋菲聲金明時秦聚奎首犯之咸遭重斥副院許弘綱與察事頗不謂然觀許疏可見京察紛紜莫甚於辛亥之役所貽禍遠

金明時以名罷考察先疏許主計大臣非法宜祇以撓激計典處之爲法受過自無辭緣多郄疏詞干犯御諱字樣别生枝節致秦聚奎復有後言疑隸閣臣挑激愈多端矣國家亦何幸遇此人生此事爲哉

王士性擢河南巡撫疏辭自云品望資序遠不及王國、時少國怏怏之致性不得已出視。許弘綱許子偉前爭同得旨國調外性調南京用亦不得已爽分也

錢策疏有謝廷讚沈惟維揭鄭振先咆哮毘陵近跋然又以受賄關節語大都建言諸公類豪氣用事氣盡則衰中癡黠各半如劉志選奸邪亦爲建言名累登薦剡其爲大典辱甚矣信乎士大夫競持晚節之難

光廟生母恭妃王氏薨四日尚未傳諭閣臣爲揭請始命以皇貴妃禮發喪亦異事也禮官屢請擇墳園不報僅祔葬孝貴

妃墳側後追尊孝靖后

李文節之行寔本經奉旨先辭朝去〻後同官為請始獲撤

賜歸溫諭午日每以候命為恭徑歸為罪至是亦有難堅執

者矣真辭朝疏明言不敢少効餘忠他日亦無遺表蓋處

於身世艱難之秋別是一格法

冉駙馬興讓積為掌家媼梁盈女輩所苦想於朝復逋群

閽寫辱之公主三疏不達冉憤甚棄衣冠遁去事聞詔錦衣衛

尋訪得之兇黨某山中伴送還朝發國學習禮者二年始

釋夫以帝主之親愛婿之重尚不能與若輩抗何況九閽

萬里者哉記萬曆初年楊都尉春元事亦類是昔云莫輕禁臠良然

馮文敏琦身後謚初頗異同或云東宮冠禮儀注與時宰依違或云辛丑試錄進呈與外傳者不同或云禮部侍郎敖文禎謚為所沮格皆曖昧語也賴吾閩翁宗伯正春為辨雪始定今謚要自無愧令德

翁文簡正春之為少宗伯署部事屢疏請東宮講讀請福王之國請瑞王婚期詞多剴切余通籍後及一再見之温然長者也癸丑會闈主試序應屬翁忽即家起方從哲為兼

文忠副復陞孫慎行少專得知貢舉徽指可知翁旋請急
歸有母壽百歲餘爲儒臣稀有盛事
闈中只葉福唐一人既入闈仍不妨禀擬昔未有也送本文書
官必欲進內簾面授監場御史余懋衡拒之忿忿去忽傳取
回文書不必禀覆頗自危越日懋衡疏題知得旨發禀如故
闈　神廟詢知姓名曰是在陝西與梁永作對的聖主真衡
鑒明斯極畢照
庚戌會闈頗不無嘗議懲之是也乃因壬子北闈事發始行追
論則題爲牽挽矣其以隔房搜卷中式者王濚王宇若十七

人部科唐勘至癸丑臘始竣時仕者業將滿考矣復取其先
資之言優劣之何與
福王之國貲葉文忠多少明諍婉調初以庄田四萬頃請次以
丈而准長蘆食鹽請皆力加辨折即得旨明春三月四行
矣復因慶聖母稀齡壽巧示挨延至直封還御批極言其不
可狀而　神廟亦遂轉圜就之諫行言聽之美斯為極
光廟所為首召起文忠坐是
請之國拮至引嘉靖中景王不就封致裕邸危疑不安為比
懲極矣又云東宮久不奉天顏而福王時節入宮每月兩次

朝謁語並刺心勞　神廟俯為剖明憶惟王文肅筆古差近耳狄梁公李鄴侯當年復何遠過

瑞王婚期在萬曆乙卯秋年二十五矣初屢請莫能得觀葉文忠揭有瑞王鬚鬢如戟之語情景可知聞癸丑廷試後神廟宮中嘗云今歲新狀元周某亦二十五歲未婚衆哄哄瑞王事何也時宜興周公廷儒擢昌元未娶年適相類故上語及之可為一噱

神廟之於福王想亦如漢高如意例以母愛子抱私婉戀耳非有妨天下計也聞鄭貴妃嘗得上手詔許立其子為

藏金合中比歲久出之御書筆畫為蟲食盡妃懟然無以
解葉福唐嘗以語客殆天意乎
孝定皇太后升遐福王之國葉文忠予告歸俱在甲寅歲中踰
年而梃擊之變作時若文忠在事必妙有消弭不致生許多
膠葛觀所處王曰乾事可見
葉文忠恒言士大夫黨禍不休宜只以讓為主譬兩人鬭毆
必有一人歛手方得開交若鬬而不已小者傷大者亡猶可
如國事何又云今日之事如絞繩必有一股先斷方解葉儈
然於天啓求疏之禍矣

顧憲成推太常少卿洪文衡為陪旨點用洪〻意不敢先領再
請告不允及顧以右袒淮撫貽議復疏曰其謂爭讓者自讓
咸意有所寄若有不得不讓焉者不然身名掃地盡矣更於
此見東林威燄慘人
言官彈劾疏久不下吏部為擇發抄揭具覆分別去留且有
朝揭夕即責覆者詳趙太宰煥疏中留中弊至此致養
成言路驕蹇亦惟此時為然
金汝諧業以京察例轉忽復下題差本點按豫松閣為將
京本封進紕漏極矣蕩〻然無紀綱文章殆謂是歟特

科道官有守候數年未得旨者既不供職間日遊宴為惧聲
勢日益烜赫自大僚而下咸畏避之

簡用閣臣方從哲吳道南二人至煩葉福唐七十餘揭揩業李
入閣時朱山陰亦然時以枚卜推陞考選為最難題每得請
輒嘐若回天轉日之功而輿望亦翕歸之其在他日不過一食
頃事耳真事在易而求之難

沈歸德在事既非上意所喜去國久年垂八旬矣部推閣員輒首
詩名用葉文忠亦亟舉自代豈不知如投石之水哉姑藉厭酬
群心聊以塞媢賢病國之譏云爾亦宋以後大臣舉動前代

不滿董應舉有去得旨甚難而日〻起不赴命之官最切
中総周旋門面致然

順天府丞劉士忠自陳疏又不下鄉試缺提調命太僕少卿孫
瑋代之僕少可提調科場異事何惜一批發之苟乎時試差
點式忽期至移改試期耽之非復常準

南滁州大僕寺卿得於到任離任日一體謁陵自閩林烴始烴
為林氏五尚書之一無忝其家同特有林應亮如楚父子
俱侍郎清德亦著應亮父太守春澤年百有四歲三世各
負詩名為三山靈氣所鍾

林如楚為工部侍郎上一日遣二內使至其寓宣旨欲有所營
造時謂旨不繇閣擬拜抄不經會極門傳發共詫怪爭林
宦履無玷惟李三才皇木廠事發言者尤其居室宏侈非制
遣官勘林報畧泳遠然李豢園舊存余過之荒榛滿地而已
其家亦非甚鉅富

南京各衙所官每旨赴北承襲貴不貲有終身弗克襲者其得
就南兵部比試類奏襲替自尚書丁賓始丁為惠於南甚多
有丁媽媽之稱蓋亦其一

英國公張維賢遣代祀北郊天明始至三獻畢而日已高為御

史疏糾旨以禮部所進祀册原未註時有惟賢罪因定祭
天以子時祭地及大明以卯時夜明酉時著為令至今遵
是四郊自　世廟分建寔難槩行

方中丞閣揭有云臣為史官見閣臣每日出入有定晷文書
發票率以日中得從容審酌擬旨今或有薄暮將出之時
票本始到者非故爭噫方公之為此言豈知後有漏下二
三鼓尚攢揩不休者乎得以燈後繳牌出稱奇觀矣閣臣
之輕莫有甚於此日而勞亦倍劇

吳礜谷道南入閣六科晋謁吳循例以知生名刺答之給事

劉文炳怒擲還且云某學嚴嵩尋以沈同知事力詆吳坣
請按閩中舊有科知道友之說今到任日即朝中投六科公刺
猶然而亦惟初任一行非年常禮

錢春叅方從哲云方福王未之國之先有意逗遛多方沮抑徙
福藩之國自葉文忠功方豈有沮抑理頃特寔有左右袒之
疑所牵引多人惟方如李文節見用忒謗為藉鄭國泰王
之楨力臨去有疏辨載集中

閩、稅璫高寀執侮巡撫袁一驥時変起倉卒副使呂純如直
前赴難和解釋袁回身留寀署者隔宿而布政竇子偁

以獲守帑藏不入何妨各行所志事平實既以遲留辭任呂
復以阿附損名非定論矣實素著清節同事監司贊者
爲實解組者數人呂亦雅負才略池事不可知生媚閹扰
璫者誣也閩先輩屢能辨之

王紹徽秦人號不阿其鄉孫丕揚王圖意顯駁淮撫東林氣
誼亦自佳而以其鴻賓尹門人也輒峻斥之湯黨同伐異
之過王後天啓中起至冢鄉坐璫局去余詢之秦人處肅
然在張問達之下似宜以御許爲褒

洗同知榜出余討偕時所親見都下閧然先是庚戌榜首韓

敬以釁受知湯賓尹且搜自陽房爲疑致滋物議要敬寔才
士即湯憐才之過視舊賢不猶愈乎湯既多忤未行復蕩然
無追及者論文字確是當家
何起鳴之於辛自修一案也沈四明之於溫純一案也郭正域之
於楚宗一案也顧憲成之於淮撫一案也湯賓尹韓敬之於
科場又一案也史稱漢元帝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
業衰焉於萬曆季亦云
梃擊之變即非風癲而有不得不以風癲結局者情也勢也聖
意自明東朝語尤可哀痛秦始皇之於苐焦漢高帝之於

四詩雖作法各殊細思之同此櫽括

都尉王禹坐救劉光漢褫職押回為民仍捕其門客山人華

痛杖之傳　神廟哭告慈聖靈前者累日以禹戚臣亦來謝

訕兒云禹此舉自奇其後有代府中尉充軺者亦以救光漢

發錮高墻慕義事何所不勉

宜興周公為予言收捕王禹門客旨初未知也是日適偕同館

數人過禹飲拭夜未散捕者以啓聞旨俟諸翰林席散始收

越日聞各大驚遂無累及　神廟之優容侍從愛惜才華

於是為不可忌終是太平氣象

浙織造太監呂貴當撤回有奸民紀光先等奏疏保留貴旨中
出從之外廷屢疏諍不納趣即給勅及勑上御筆特增有浙
直監税令徵收辦進等語閣具揭婉請刪削上意動因命刪
去頌 神祖二十年後轉圜之美僅見是耳其亟撤回閣璫
高家亦稱感德
戊午四月京師自宣武門至正陽門外三里許河水盡赤如潰
血其月建酋首犯撫順踰年己未二月午後風霾作黃塵赤
霧四塞天色晦墨如深夜余時抄計偕寓邸中業上燈矣徐
乃漸明未幾而四路潰師報至正其日也天人徽應之奇真

如影響非身歷不信

遼警初聞詔發帑金十萬兩給邊內黑如漆脆如土者幾半

呂匠煎驗率不甚耗蝕蓋庫藏久朽蠹之象金以利用也

不用之幾變土壤亦異聞

誌邵武李春熙戶部云稅璫暨祿與蕪湖榷使為難欲奪樞権

李以太平司李為解暨漫曰與君約能豪飲勝我者聽李

諾之對飲各盡一石越旦暨方狼藉沈上李已往尋前約矣

暨駭服竟已事奇見暨猶未全非

遼餉告急鹿善繼官戶部郎值外解金花至擅截留十餘萬

餉選坐鎮外庶此舉得汲黯矯制遺意後殉定興難甚烈

孫高陽樞輔為賦百詠哭之有孫盡心予丙闈舉士也嘗以

其大父集寄予學術經濟咸可觀

方朝鮮有援遼信徐文定光啓自請擇參佐義從二百餘人并

巧工教師往宣諭因監護其國與商戰守渾不折入於敵意

氣勃勃慨然以班定遠之功自許

徐光啓以宮詹改兼御史御練兵初議責二百萬户兵部得

貽不能應事竟落落董其昌謂自軍興來不啻糜數千萬

何獨靳於徐而重應舉頗譏徐無權術謂宜募兵五千精

習一技既習後兼教他技兵少易精貴少易應先設弁易
之局以誘之勢自勝從者亦可思
守城法每言能戰守宜城外結營獨徐光啓明其不然只憑城
守壁頓大砲俟其來擊之而以列兵營伏砲于城壕外孟浪
輕戰者為一失萬有餘喪且云憑圍城不復可出故力排
城守議愚當事為將來預辦走路語太深文頓兵難例論
存此可備參考
丁紹軾在史館嘗貽熊廷弼書欲熊先移文責讓建虜禁防
有來歙俠累之變詞旨頗辣宕熊不答遂上章極論其事

丁引疾歸其後當國卒被繫丁為人達決有氣概怨較然
不可犯然亦傲慢甚遂成仇敵
太僕少卿吳炯疏捐貲一萬兩助邊且言助邊得官士林為恥臣
今以休致官出此且無子非有他覬望得旨嘉獎特周楚唐
趙諸王暨黔國昌祚各有所遺其以里居士大夫嚮義者惟炯
耳炯沒始量贈報亦非優
劉光復御史繫獄五載以庚申九日赦歸郎 神皇鼎成年也視
曾學程滿朝薦何棟如事同初各繫久晏請莫能得忽蒙
恩意咸歎大聖人撥權不測如此

神皇翊靜攝中每遇郊廟期輙有旨祥言病久惧不成禮戒飭
遣祭陪祀官竭誠供事狀歲歲皆然毋亦心知其不可姑為
之者歟視公然越禮自怡逸之主終有間矣聞聖体晚年倍
豐碩微礙動履
史繼偕沈漼同以己未五月枚卜屆八月業經點用矣旨竟中
留閣屢揭請直以文書多查簡不出為詞迄至庚申八月光
廟登極始拜命遲速固自有候耶
楊時喬閒讀一疏自萬曆十二年起至三十四年二月止內杖戍
為民官一百十員降謫官九十六員其己物故者不與焉噫

入材幾何堪此摧折又越十四年呂陟方剏愈零落矣後獲
撒賜環之典岁可五六十人碩果僅餘真在剥復之際
光廟登基首發帑金一百萬犒邊二百萬遣三殿畫罷各處
礦税盡録用建言廢謫諸臣新詔下頒屯膏全渙美哉堯舜
之治所繇寰海歡呼思慕有以也夫郎　光廟一身具易乾
卦六爻理溯源送潛邸惕厲中来
正德嘉靖兩朝遺詔帰揚新都徐華亭功如　神皇憑几末命
亦多所懲艾然世無以旲功方德清者將入情驟閙易欲習
覩揚現乎亦方精神力量衆靡不能動人之證𤾉受諸臺省

歎凌體損極咎寔自取

方光廟育德青宮所困屈於鄭貴妃者數矣禪受之際不惟無藏怨宿怨恩禮且有加焉至欲遵遺旨晉封太后雖属柔忍之過抑亦大聖人之純孝其觀者歟論者不能揄揚君德乃云鄭嘗進女侍故吾恒恨之每讀至與居無節狐媚蠱惑之辭輒為氣塞

廷臣會集松棚下召鄭养性至吏部尚書周嘉謨抗聲責之以鄭貴妃封后之命養性曰當即啓貴妃勿邀非分禍事竟中寢當李選侍之未移宮也誦司寇黄克纘之言曰彼不見

鄭貴妃乎一闖外廷言甚不當住乾清宮即日撤去是智人
也知妃亦頗自斂戢宜免於禍

初御史華門視事畢見班行後隨從有執洒金大扇沙傒者及
班散高聲喝道達禁中上怒傳諭申飭時承平高拱久百司
廢弛幾不識朝儀何物後須振肅殊得此一怒力所為亟與三
殿工亦坐是

沙養昌從諫如流之際給事周朝瑞請停止金花銀兩諭外
稽此項銀兩原進內備慶賀歲節典禮及各官賞賜武
職俸糧之需相沿已久非可以旦夕更也時御史鄭宗周亦有

金花貯太倉民庫之說終格〻

鄭貴妃晉封太后舊無此制君李選侍之求封皇貴妃也爲登極後所必需之恩必行之禮今　光廟父於其祚能終晏然己乎竟以升遐遂沮格不行後封康妃號西李又有莊妃號東李皆無出有賢淑贊

挺擊一案以　神皇所慮分東宮所奏請者爲善特罪人己丑決內監龐保劉成復刑斃更復何言惟問官王之寀陸大受等不必過慮以寀與致滋口實耳鄭繼之家奪有二〻此人本不識當處但道求扶持題目甚大處之適以成之信老成

識慮也如鄭言省多少紛紜
劉光復慈愛仁孝兩言有頌無規曷得罪重故爭奏對御前須
先僉職名曰某官臣某奏文須天語畢方便敷陳未有倉卒
不知誰執中撓說者縱九閽縣隔之遙即蓋臣猶爾粗率近
學舉名對典漸漫如儀
正德初治御藥局太監張瑜醫官施欽劉文泰等罪或擬從矜
疑楊康簡守隨法然曰先帝升遐在殯臣子幽憤方疑君父
爭誤與故同詎容曲貸竟坐死按此可為紅丸定案誤與故
同郎崔文奎李可灼免死得予

葉文忠之答孫愼行宗伯曰天下事有實見施行者有僅託諸議論者孔子請討陳恆此實見施行者也其書趙盾許世子弑君但欲使萬世臣子知警耳此託諸議論者也若遂以討陳恆者討此二人豈不迂哉況今事体不同即使門下操筆作麟經亦必無此書法曰方孫弑其君也葉論最明確計孫亦當心伏

移宮爲必不已之爭而亦非甚喫力爭新天子踐祚入乾清宮無舊宮嬪播據不移之理特當以明旨出之使外廷若無與焉爲是漢滕公除宮載少帝出以納文帝何等關係

書之史亦自渙然況茲日予更謂選侍圖挾制聖纂去之
愈遠無論本朝無此家法且孰為、之
宮未移機宜決斷宮既移迹宜渾鎔楊漣之慷慨蕭清此前半
截爭賈繼春王志道之委婉調護此後半截爭不惟不相礙
也兼可相成竟以之戰血玄黃無術甚矣宋公宗病不能執
喪謗四起議者歸咎執政無承平諸君見識而朝紳學士
率多賣直釣名之人爭同是
前詔明言李選侍氣毆聖母攔阻朕躬若憤不共戴者後竟
諱之矣不思旨如何賴過倘云矯旨王安則後旨屬誰假

訖不歸之魏忠賢乎至議引 世廟議禮詔亦嘗三易不以
故貶聖可謂欲蓋彌章者矣異哉

孫如游以與禮著旁内旨入閣跡疑涉於傳奉孫名臣後
深優何患不躋大位不幾發之適以害之乎攻泰昌中末
國祚與舊輔葉向高並名亦特旨世無以是訾末者將無
二公生平屬有意無意之分

葉文忠再起途中附請枚卜有不拘內外衙門之說或疑
為舊淮撫地葉自解嘲曰常譚耳泉無主意盧陵猶近
之若淮撫則夢想不到世間豈有如此癡人望淮撫作宰

相耶按淮撫葉棻交群疑有自他日答許少薇書又云舊淮撫亦自可用意昭然矣廬陵指鄒南皋耶

魏應嘉馮三元張脩德既屢劾熊廷弼罪旨即著前往會勘而三人堅不肯行於是臺省交章謂勘官少須另遣熊復具揭為三人勸駕嗤其心虛膽怯詞傲甚熊歸再起三人坐得罪去熊敗復召還適相水火矣

董應舉屯撫之任給帑金十萬兩、僅領七萬、而頗以其所存三萬、接濟毛文龍、海外之急、何等為國真心、他人肯爾、屯甫有緒、忽移管錢法、尋得罪去併其兩年拮据。遺蹟盡付東流。

築。懇。夫。扣。事。勝。奠。御。底。冷。

方遼陽破舉朝競談恢復吾邑何公喬遠獨疏請棄遼陽專守廣寧衆咸迂之未幾廣寧失守遂驗何公於其時鄉太僕嘗念起廢京堂缺少員多自請以四品對除邊道慨然有効死封疆之意為前輩中最磊落人

余懋衡協理戎政自云委指揮魯五美往房山鑿金太祖世宗二陵斷其脊穴其背改東勝水西流旺氣蕭索主三年內有覺菌應果然說未知誠否據言山高龍旺石有五色文膏潤如脂慶亦為氣脈結聚之地

徐文定光啓之議屯田曰禹稷治水治農至平成天地粒食蒸民經費從何出必是用天下巨室使率衆各効其力爭成樹五等爵酬之禹貢於則壤成賦之後終之曰錫土姓而已辭旨可推故曰建萬國必親諸侯若必以軍功封洪荒之初何所爭得萬諸侯乎以是證虞業用武功爵招徠墾田之為得策耕卓論矣

毛文龍鎮江一捷僅稱奇快雖不旋踵而敗亦可為形格勢禁之資如彭越為漢撓楚乍去乍來何嘗不敗責能撓彼積聚耳恨當時責之太苛而文龍所請兵餉額亦太廣致啓疑端獨

不聞兵家有勢險節短之說歟

通參馮時行極陳車戰之利一車至糜百五十金無所用之時
自侈製車築臺造砲囊沙說紛、效如風影乃如譁譟益所
萬妖人宋明時有役鬼破敵術益荒唐矣率稽為騙官騙餉
之需即募兵諸使者亦然

熊廷弼起經畧尚書賜一品服賜上方劍得斬副總兵以下行
日賜宴都門外五府戎政部院掌印官各陪餞何等隆重竟
一奔潰結局即廷弼自念更何面目處此況復以其身始累
楊左諸公乎死晚矣

葉文忠嘗責熊廷弼者按遼毋言屯田之利彼全不談及即開鐵清河諸處逼虜不可耕獨不可移屯之金復海蓋閒乎何至全仰給內地而熊之所以告葉則謂四州入捐地磧非坦平見在者且開山而種何田可屯又無逼奪民田與軍屯之理按此亦可見遼閒地形替換寔狀董應舉之在通津一帶寔買田屯如熊指

史永安苦守貴陽望撫臣王三善援師不至躬力鼓之亂師至圍解則又偕李檯力禦之危困中易為怨德不足深泥惟事平後與劉錫玄瑣瑣角爭近多事矣今黔陷諸公且灰飛煙滅

爭于何有

游士任既擒滕縣賊首劉永明殺祭旗訖臨刑猶稱寡人受享已發但諸弟子不來救云小說載太上皇孝慶皇后不知天命等語為某賊囈語不期再見可笑甚時蓮妖之惑人已深幾纏絡心肺不可復解

王紀以不即訊終卜年罪削籍想有所疑故耳楊東明繼之議從反族律斬類大章曰律不同居同謀止斬親者不坐楊色变以謀反夷三族為言傾曰某所執是大明律堂官所引者漢律也楊語塞當日情景徽見

袁應泰納降受欺王化貞撫虜生潰罪同袁自拚一死差足自贖不意王之以逃竄歸也時舉朝咸右王郎敗後猶云貢夷四五百人在會同館日向提督主政袁號頌乞王住諭免怒起兵不然殺之未晚嘻誰信者不知王何力能熒惑朝聽遂爾

奢崇明之變緣遼陷部檄懲土司兵遣科道官明時舉李達入蜀催發從來土漢兵餉制例無安家二人獨倡議不用官兵每土兵定安家銀二十四兩盡一月內搜括奢送止發四千又必責之滿萬比禍作撫鎮道府皆死二人獨生雖節經

先後擬勘尚屬寬典

王化貞為葉福唐癸丑所舉士自任決戰諸同籍省臺交譽之即福唐為所動所以阿薦可有門生誤老師之疏也聞王與福唐書有請闔功勳唾手以奉老師必不使南昌得志等語蹤畧述觀福唐赴召疏可見

劉一璟連疏乞休而經傳旨允放而閣為具揭請畱將逾三月終罷去計允放旨劉決須知舉朝亦決播閣豈有仍覥顏入直理此等事顛纏綿牽扯意多又為劉畧傳福清與劉微隙而衆議歸劉知亦不得已出此

枚卜業點用四人以首推孫慎行盛以弘不用尋請添點成何
政体即果從所請亦豈二公光榮劉志選至以是欲請尚方
劍斬福唐劉懷邪無足道而亦自取之辱時孫甬以紅丸議
忤帰郎稍緩推何害頃來時局何
觀葉福唐所云晨攻許止于言官今漸及大僚宗伯之於故
相司冦之於今輔重則弑逆輕則奸黨指王紀沈淮爭也淮
被攻至比之蔡京誣為險賊其人即未可知抑閣体掃盡矣
俟棗陽一疏糾四輔丑亦恨苛試設身處地得乎論人須可受
京何徒取病快貲

鄒元標故篤老醇儒其辨朱童蒙講學疏云人生無所往不宜學若以講學惟宜於放棄斥逐之日不宜仕路則如切如磋者道學一語端為濟窮救苦良方非盡性至命妙劑亦視斯道太輕諸林下臣太淺矣鄒理中帶譜時馮從吾鍾羽正輩嚴明然無如鄒之婉

葉文忠稱鄒南皐藹藹愛人之念渾渾赤子之心絕無分毫矜名負氣籠罩矯飾之習或者居山已久于世局有所未諳宅衆太盡于人言有所易入然于本色無損數語恰是鄒定評鄒晚年頗有隤然處順意

李日宣首請開宗藩入仕之禁許科舉中式勿碍本省願推
及至聖裔亦然用意甚嘉今宗中科第纍纍咸師事李惟謹
蓋臣同部科一体會試分闈事屬難行譬科臣兼巡方仕可
乎李掌銓嘗推轂余入特寬謗

劉志選既欲請劉斬葉福唐葉荅書直以嘗對奕過褻自罷
倘再相遇當避丈百舍丈必歡然急作薦章其為門生徐卿
伯所劾也揭辯曰主司荐必相違有何情分旁引在三誼自
媿乎孚矣絶渾然著著見葉遊戲手段

或云房中若狼食羊若有天意又屬寧之敗首子業率兵攻閩

行至三十站兒驚馬蹶而死疑不祥遂不敢進葉文忠聞之笑曰今日安邊之功孰與兒當首叙矣蓋葉之樂易好諧如此猶一二矯情鎮物之遺

鄒元標發訟故司馬石星之寃并及李材艾穆江東之等得旨星子有戍還亦正論也但中不宜以廖景為言鄒素樸諒無他端使出之他人則予詭矣後有議起李三才者鄒第書毋少二字亦貽嘲要自山林擧止

王德完定大獄疏內云楊鎬李如楨罪宜速議爲魏大中所參謂有寬二重犯心周宗建特糾大中不宜借漏詞傾陷

先朝孫忠書碩時周魏議尚參商怪其後迺如膠漆亦見君子之不盡黨同狀有前代風

御史王心一首攻客氏魏忠賢坐請為一時正論之倡猶獲名還想瑞灘時未甚張後得免纍繫妻矣其人短小清癯余及見之終少司冦亦非復衛年風采

江右銓司自有吳羽文在忽調鄒維璉稽勲一省二人非制致吳自疑求去其鄉省臺文為吳咨鄒日尋干戈迨於無風起浪矣冢宰趙南星明言詢鄭三俊秋然賢者過自信亦過信人按此即鄭後來調某選郎轉解

使鄂維建不謂銓部郎傅櫆疏何自發汪文言局何自破左光斗魏大中禍何自生勢既不可調停於是楊漣為一決之計鋒復不可獨遏於是魏忠賢為百足之圖機緒相生禍要隱露究從到頭一錯始為諸君子者亦何善以其所愛好人好膺基朝家數十年災禍為哉

先朝韓文攻劉瑾內侍王岳范亨外侍劉健謝遷勢甚必克尚不免蹈其露之禍若楊漣二十四罪疏更何待哉直氣激無復之自為必死計矣惜哉其不講於制小人之術也漢楊震李固宋劉摯呂大防千載一轍

武疑楊璉疏上九卿科道各響應人衆論公安知不偶動上聽
曰此為稍幾悟主言也喜固遂心懇亦動色其如慮不動於
耳目何漢元帝尚不解就吏何名雖百周堪劉更生奚益哉
曾見公疏做得甚事

葉文忠為魏忠賢畫策三首請退歸私事次解衆毆又次
召還諸逐臣噫昔云與狐謀裘與羊謀羞者其謂是歟武傳
忠賢意粗動為其黨力持止其後稍奪紛紛終不敢害葉曾歎揮
雖騎虎中尚知重王翺長者自素望力然亦處放極危懔之際矣
自古未有言官被旨廷杖忽逐去者自林汝翥始彼不欲以其身

濺萬縲之血也恰是葉福唐送行文字抑林猶自歸毛士龍偵知

遠繫信變姓名易服轉徙江湖查莫知所在以徐侯天下之

自定益奇聞矣詢知舊江右一門生孝廉所形僅中人殊不

稱其志氣或得免以是

辭經和推經畧抵死不赴而孫承宗寧舍綸閣之重慨請行之人

意量相越至此其云目前可代督師者寔难其人臣請自往即

此肝腸九廟神靈鑒之矣時詞林共賦送樞輔行邊詩爲

臧事一洗趙文肅宿謗

山東遺妖既平四川奢酋亦斃即榆關皮島暫可支持所难

乃在興突之間耳。使羽書不時奔馳，逆璫亦未敢盡肆。所謂以小善違其大憂者，正類救日

熹廟初名復陟讁言官。魏應嘉、馮三元、張修德、劉廷宣、郭鞏，又劉重慶、倪思輝、朱欽相、王心一、吳應琦等，先後十八人。上意既開，示信疑。璫謀亦明寫撰繼，尚在可轉移也。至甲子六月後，始顯與外廷為難矣。觀中怒周宗建不識一丁之誚，得福唐謀笑解，似亦有婉解時。

文震孟之去，因璫輩傀儡一語為挑激，資寔疏中聲塞恭於馳驛。破帽華於嗛玉之指。為當事入所陰憾故耳。文意在王紀黃

克纘黄雖遺時亦挺然自成議論與依附者有間不圖遂得

遇時賢之深

揭理之旨發難端猶有讓禍畫若高攀龍總憲自以臺規考核貪邪御史崔呈秀為至平之與至當之論即禍福直聽之矣高後所自處亦善揚矜氣節高本學問東林數十年閒講感得此一人力所光非淺

馮從吾推北吏部侍郎鄒元標推南吏部尚書不用俱黜陪推然馮猶得旋起為南右都御史鄒竟棄置矣時併所黜陪推余懋衡等各不自安堅辭明故棹弄機權為一箭双鵰之

計楊漣疏亦指及

韓蒲州續去國疏有云糠粃在前。極知非據。薙除且及。尚嫌妨賢。業爲出同爭驅逐狀矣余見成基命當國日物情將別有擁戴至以佛頭着糞爲譏成自請曰此糞一日不除。則佛光一日不見。指略同並可慨歎

楊漣疏如隱中宮胎隕裕妃命等款初疑出於傳聞劉若愚蕪史事真有之又璫言華李成妃封絕其飲食成妃鑒裕妃餓死事密於簷瓦磚縫中暗蓄食物會客魏怒少解得生蓋宮中橫肆極矣

臺疏晏指傳應星傳繼教陳居恭為魏忠賢私人而居恭亦
隨攻忠賢情態詎可方物居恭故太監陳矩侄雅游紳士
間時撫寧侯朱国弼亦有參忠賢疏後竟何如濫竽之吹
非一〻聽之幾何不為逋逃淵藪
孫樞輔承宗疏言閱邊行抵近京將一入覲天顏賀壽誕與諸
臣從長商確得旨亟諭回時客魏方横閣部黜逐大僚多
去国或傳樞輔將入奏而發其奸者內廷驚甚寔未知樞輔
果出此否也得無有晉陽之甲之疑
乙丑主試序應崑山聊城二公忽越次及南樂形迹顯然廷試

後卿臧郎裝行矣過魏通州之於余邑蔣公亦屬北輔類好
為人師叨為余師友交敢輕置喙
南樂魏師廣微素清嚴獨不幸有内交跡其父介肅公允貞撫
晉為天下絕多通氣類名流而歸之恨東林也獨甚家庭中
怪乃異意後卻有楊求寬楊庇刑比坐許歸碩物論未以是
寬之聲嘈ゝ恒余在耳
趙南星社特起權畢處太宰執不意崔為北道人而其受事後
殊岸異趣引疾歸尋致削奪聞南樂救楊左楊繇崔連坐其
卿中三日力強之為墻坳甚方隅信未足論人要知崔亭ゝ

單立之難非東南士可比

薛三省既擢宗伯有疏論銓部陞轉法極佳音責以前少宰時何無談及薛蕭澹如物外人於余為尹公之他最知余其得予告去尚賴其及門李國楷力從臾々矣浙中絕得李康先姜逢元二宗伯緊非薛倫薛高甚

李魯生既多紕謬不但解中旨為執中之帝用中之王己也方枚卜旨需老成幹濟魯生言成即為老幹乃有濟者於識而非老於年蓋顯為馮涿州地傳咲破人口時與李恒茂李蕃並稱王李而魯生尤甚

丁紹軾既以刊行有像遼東傳奇為獻。族熊廷弼。會御史吳裕中疏攻之。吳故廷弼兒女姻也。坐死杖下。先是攻丁者有趙胤昌詞峻。吳詞緩。徒以蔵筆之憾逐。及非其質矣。丁亡何病卒。傳見吳為崇。欵啟之。天道凛然。

熊廷弼臨死。殊從容。初聞信。如常盥櫛。曰。我大臣也。還當拜旨。及見刑部司官張時雍胸前懸一紙袋。稱謝恩本在內。張曰不見李斯傳乎。囚安得上書。廷弼曰。此趙高語也。張默然。到底剛狠性猶在。

一曹欽程耳吳國華初料之為所互中嗣黜於潘士聞之手潘

與曹同泳鹿門生曹鴻張甚業為師門所獻潘因劉受擠之時肖臺疏未有無為稽發者即泳鹿之見摘於吳淳夫也亦容窺崔魏之歡兆有可乘機

高弘圖疏引漢張猛乘船危從橋安之語幾奉嚴譴聞其時熹廟與小內璫汎舟為樂舟覆墮水中救免高及之疑有所識故耳高嘗有削籍官免進奪誥命之請亦從進情於兩途俱不甚粘帶有中立稱

脩三朝要典所用惟乙未史官暨乙丑三鼎甲耳壬戌諸公莫預者懼一意揆合於是有躐擢兩京試差之舉矣初珥筆人

後得意有識者已陰笑其旁爭取更呼寬想苦若萬不得
已勉就爲者適堪齒冷
時有天鑒錄點將錄等書偕載邑里籍貫仕宦經涉以及師
生姻戚之類有不合隨手勾去亦間有幾誤者如欲處錢
受益與常以錢謙益故處黄顧素銓部以黄尊素故預查
明始免聞者南樂東光密送入被獨何心
王恭廠變司馬王永光一疏亦爲都下翕傳其嘗聞同邑崔
太宰之風興起者乎王姿故沈鷙式見機敏然終不失名
流若乃靈性華以惟懼腹心之契臨了忽巧圖脫身則狡獪

甚矣爭不可欺三尺童子況世人乎溫太真錢鳳一著不禁學誤人不小

袁崇煥寧遠之捷。為余在館日所跋聞。遇紅旗卒飛馳入。傾都色動。其後錦州郤敵功。迺不甚譽入口。或疑近亡是子虛。徒誇飾為群璫地。時余業請急歸。

緹綺出逮周順昌。為吳中士民號譟殺其一。潛竄。竟不敢鬧讀去。人情憤懣之極。自是璫氣亦少衰矣。吳中先有義士葛誠。倡衆撲殺税璫徒人。身請死。遺風所則。不得禁以浮薄罪之。

南道游戲翔自云去高攀龍家不遠防遣客行刺嗚呼何其
無人心变乱白黑之至此極也時閣中議論獨昧有先輩鉅
公力主之群少翕從始王志道徐景濂終李夔龍吴淳夫王
徐寧浚比抑亦其積趨之勢
熹廟苦眷戀客氏試不可解濮安帝乳母王聖暨聖女伯榮
出入宮掖恃恩放恣即其例乎倂中宮亦為客制劉志選梁
夢環等遂公為射月之謀咄咄怪事
崔呈秀罪不勝誅奪情猶其小者耳憶崇禎中有一郎曹求
予制誥自述其青年狀云方奪情起復之務務獨閒訃奔

丧之丞〻不欲言其名閣堪絕倒始知張江陵羅倫小子之詈

為所斷采

加諸君子罪率以得熊廷弼金欲生之為辭然孫樞輔亦有疏求

將熊廷弼王化貞揚鎬發軍前立功贖罪世冀以是疑樞輔

者何豈心爭明乎抑方雄重兵闔門有虎豹在山勢未敢輕

犯耶抑出亦一重公案也

余邑某官保定守傳熊至冏舊司理其地有生祠曾起經略

行過守為吏新祠廿具供帳熊悅以保定所應解遼餉十

萬與陰分半解回熊家半贈守自出空批給之說駭入熊守

貲寔饒溢熊局破恐或有漸
袁崇煥遣喇嘛僧赴境弔孝或云本魏忠賢意蹤露由推之袁從
劾觀章奏亦有舉是者嗟呼不能戰不能守暫為保土息民
之圖何少非策然讓之於先事殆矣袁至身陷大戮尤堪惋痛
處袁地即類暴璫罪得乎
繆昌期極頌南昌蒲州二輔福清其座師也却不甚合其在福清
生上大言譏為此說以欺座師可斬也詞氣寔欠平而與楊
左交最不避形跡以致人疑楊參魏疏出繆手詞林多名譽
賡交遊往往致禍繆亦其一乎

何棣如以募兵豪詐所養多游棍胥名靡餉中道逃罪誠堪免
惟吾最坐忤璫下詔獄者四年未再逮繫諺所云九死一生
三朝兩赦傳信如子孫燒帝炅前索物如祖宗類魂夢衷極
淒楚之致不忍復苛絶之

楊左諸公詔獄內光景不堪聞諸公各做大官居要路致怨有
因惟顧大章以一西曹冷局亦預刑逼之慘更可憐余最服
方大鎮見幾先起然遂引為當時第一流人矣孽揚中安得
此一服清涼散乎

監生陸萬齡等請於國學西射圃建魏忠賢祠異議拒者僅通

政使呂圖南略批駁耳此前代所未有之變而亦逆璫將敗已
徵兆聖靈詎容閹奸三年前吾郡亦于學宮射圃擬祠某璫
勳冑與工遂貽可畏也
天啓末削奪諸臣非少盡鎖門戶蓋有爲崔魏所風交驚悟罹
是者愛憎至變極類劉瑾當年爭從李自謝忤璫余嘗見
某公言我自未嘗識璫何處得合亦何處得忤較老實可見
逆璫生死各爲人富貴資
魏忠賢目不知書寧識絲綸何物而諸公爭醜媚之覩餘冬
序錄所載李長沙窮苦拆字文知亦往事已可惜如許聯處

緺珠貫玉盡淪入鄙塌中

以上一百五十九條

國史唯疑卷之十二 補遺

周世宗顯德中至淮南嘗言荊塗二山為滁州朝岡有王氣後四百年我　聖祖出焉地理遠符豈偶然哉

高皇嘗閱列子竊鈇事有感給札命諸儒撰疑信論見大聖人眼目開闊處定為後對症良方

漢至武帝五世始立太學宋至仁宗四世始立州郡學我　太祖於至元丙午即訪求遺書立國學洪武二年立郡邑學八年立社學規模視前代遠矣

北伐中原詔光明正大不少書矣即代吳諭民榜云灼見妖言不

能成爭叉度胡運雖興其功亦自渾雄

國初湖廣有所謂靈通侯者鄱陽之役有所謂捨命王者二

人姓名竟莫可考生爲烈士湮滅可歎也

東海侯陳文奉母至孝卒謚孝勇本朝廟號稱孝臣下得謚

孝者惟文一人揆前代不爾

國初廷同議祭用香燭、所以尊接陰陽、通於神明、初無上香

禮、凡祭祀宜罷上香、從之、今群尊者、

葉居升者疏云漢從大戶實陵下未聞實以罪人也今鳳陽

皇陵所在率罪人居之使怨嗟愁苦之聲充塞陵園非恭

承宗廟意時從江南民十四萬詣鳳陽戍中多錄徒故葉疏

及之按從民法惟國初可一行耳

国制凡內臣姓朱者皆改姓諸礼公族無刑入之義也又端門

左九廟在焉其地無敢蓄狗者亦敬謹意

王府護衛子弟得入黌宮自秦簡王始如張居正父故荊府

護衛也其諸藩支派得與科目自天啓辛酉始得入詞林得

薦舉換授內外官職自今上始

浙閩例不封藩府建文君弟吳王允熥初封杭州靖難後降

廣澤郡王居福建漳州皆未之國尋廢

須詔例置詔于櫃繫之繩自承天門縋下余及見之成化中
嘗以縋繩中斷詔櫃毀所司各罰治有差
內庫以甲乙丙丁戊爲號不及己戊戌也取財物豐盈之義己
則已矣止矣有衰耗象避之是
文武署官並書散官於職銜之上惟詞林書其下或云始永
樂中非也觀遼金史知元時類然矣
京畿水味以玉泉第一都城內以文華殿東大庖廚井第一
出黃學士諫泉品諫蘭州人登正統壬戌及第
實錄成擇日進呈藏皇史宬中其副藁悉爲人見例焚

之芭蕉園：在太液東余賜游西苑日所經到

五帝之學曰成均或云古無韻字均即韻也引鶡冠子五音不
同均可喜一也爲證亦似有理

大明會典創於弘治十五年續脩於正德四年又嘉靖二十八年
逮萬曆四年題准重脩十五年詔禮部刊行其條例當出雖
陽餘姚手纔則江陵

閣
閣中有文淵閣印：文玉箸篆猶異諸司凡封進詔草登答章
疏用之不得下諸司即下諸司以翰林院印諸司啟上內閣
亦稱翰林院

文淵本翰林內署非衙門比凡朝廷宣召諸司文移雖事關機務亦稱翰林院或稱會同翰林院堂上官初不以內閣名也後直稱內閣尹蹇齋直猶謂此後進不習事體之過迹帖然無復訾及者

孔廟去朝遠春秋祭旹在夜分禮畢趨朝稍緩即誤弘治中刑部主事陳鳳梧奏是祭丙非祭丁也得旨是日免朝著為令余以癸未春蒙遣祭國學次晨朝如故

楊石淙謂古靈臺辟雍即今欽天監國學似矣直以奉天殿為明堂制未知是否記漢蔡邕嘗有此論

宗人府舊主以親王嗣改委勲戚大臣凡宗室陳請錄府關吏下諸司必移文於府取報後寖廢闕矣弘治中駙馬蔡孟陽嘗重新本府朝房見劉文安龍記

天壽山皇陵前石像十八對首石獅子二坐臥各一次石獸二獸故總名何所指或云虎稱獸未詳豈緣唐人諱例耶陵旁種栝子松殿榜曰祾恩

南京朝天宮建洪武中卽治城舊址景陽樓在其左門內紆道屈曲最可喜有云 太祖葬卽在神座下未知誠否其建于北京者制特宏偉然雅秀不及

兩京孔廟易琉璃瓦自萬曆庚子始從司業傅新德請也先是弘治中曲阜廟災重脩成遣閣臣李東陽往致祭閣工費至三十萬壯麗莊嚴遠非佛道宮可擬

凡祭必用祭服獨歷代忠臣廟遣府尹致祭只用常服想當時請旨未下草草行事耳又蘭工馬房獨不領於祠房每歲以元旦冬至聖節遣內侍主其祭特異

國朝禁私鹽買官鹽而又賦民間鹽課鈔亦知私鹽之不可盡絕也聞順天府每歲註 皇上課鈔一名蓋祖制以天子爲百姓榜樣又京官原各有食鹽後輩

黄震番禺人官刑部郎中論祇所以主石之義曰陽氣散而成天其精為星陰氣積而為地其精為石石擊則星出陰變陽之星隕則化石陽變陰也祇祭主之為陰氣之積而石乃其精故祭祇以石為主時服確論

經筵為論道之所視朝守異設有侍儀官給事御史各二員無糾儀之名弘治初業經李文正申請小有遺誤免糾劾盡累朝優禮儒臣盛意

詞林侍殿班禮舊有韻語曰立宜邊走宜先階三級足毋偏沿廊而工楽畫而旋賓卑之向于斯立為傳為吕文懿原撰

余聞典故直四語耳聞平而起循墻而走見樂而避遇毯而
止。覺更明盡
侍經筵官遇將咳嗽得退出殿門外候講畢始同行禮傳書惟
兵部尚書馬昂一行之昂先為序班習舊儀故也以余所見
臚班行後各官恒有之原非異事
春秋國學釋奠詞林二員分獻東西哲例也聞馬驛誌云制
用翰林國子監官四員分獻翰林獻位故在左後或更改釋
為力辨正之頗與近制不侔
制四孟季祭五祀用內臣主其事古兵刑官尚嫌不使與祭況刀

鋸餘予既被命因得具冠服如陪祀儀瑠華鏡圖繪為寵

王元美何燕泉皆嘗及之

端門左有直房五間係坊局官候朝公會及收時巻箱之所

凡東宮官屬侍班講讀亦於此伺候弘治中守門官奏

討居住不許按郎令权房出入或暫憇其中

戚臣莊田有定制后戚傳五世留百頃充世業駙馬都尉

傳三世准留十頃供主祀諸妃家傳亦五世准留香火地

七十頃若家無正派者傳三世止不論多少盡數還官事

經萬曆中題允不審後有無遵行

天子之社有三曰大社為王畿而立曰王社為籍田而立曰
亳社則遷國社也而祭地不與焉朱子釋中庸曰社祭地
豈祭地之名亦曰社耶見夏文愍疏

歲仲春秋上戊祭太社稷於午門西闕壇北向明日祭帝社稷
壇在太内西苑豳風亭西凡助祭文臣五品武臣四品以上
嘉靖中都給事中乞得助祭惟帝社稷無助祭止大臣
五六人陪拜焉隆慶初罷

衢州有孔氏嫡派初僑於齊民其得世襲五經博士侵其家自
衢守沈杰始其在閩龍溪縣亦有一支萬曆中嘗許立家廟

以裔孫一人掌廟事至今見存

親王妃冠用九翟無博鬢天順中荊王留為其妃請不許按博鬢惟皇后及東妃得用耳

國初試考官惟其人雖儒士亦在所聘弘治甲子鄉試少卿楊廉以服闋主浙闈主事王守仁以病痊主山東言官劾楊為不孝王為不忠法尋廢至嘉靖戊子復行之而兩畿同考亦用京朝官僅再試止

粵東西舊設鎮守內臣韓襄毅再起總督兩廣兼巡撫實與太監陳瑄黃沁共事其總兵官多用侯伯勳臣至嘉靖初革鎮

守始仍用大將軍總兵如今制

湖廣總兵原駐劉常德成化末始移武昌城內徐司空恪猶以

復舊制為請開四川總兵亦然舊在松潘

應天巡撫之移駐夔州自萬曆癸卯始時以營鼓生儒譟辱守

令藉為彈壓偶然耳不謂後遂成令甲

故事部院接勅中官南面手授御史劉陽曰況在中官手北面

可爾既授勅猶侈然當尊謂朝廷何獨東向揖中官恚甚不

敢聲竟成禮出余所見已無復前禮

提督京營用惠安伯某而以豐城侯某協同視事豐城謂侯宜

先伯請改勅周鳳鳴曰侯先伯者恒也若上所委任雖公以下無敢抗者何改議遂定時服其斷

歲貢士不以年資名拔貢屢有議其非便者史道疏請復歲貢法奉　世宗旨今後只著遵照祖宗舊規行不許紛更奏擾

該科記著令拔貢亦旋行旋止仍議增恩貢副榜貢意是紛更推之保舉換授法皆然

武經總要四十卷宋仁宗命侍御曾公亮等編定宰臣丁度成之仁宗自爲序書最詳核葉盛馬文升並請勅儒臣看詳刊布分給并流後纂修武經七書宜準此

昌平得升為州領懷柔密雲順義三縣議自林文安瀚始其戶部分司舊駐京歲一往來巡視而已正德中始如今開署昌平見蒲田林文修記中

京官舊十年一考察南吏書林瀚謂太濶畧始定己亥六年內計法國學創置官署一區亦自林始

成化十三年詔翰林院會內閣自考其屬官舊以侍讀侍講典籍侍書待詔為翰林屬官在史官下

翰林官習儀自成化始兩京祭酒廷推自嘉靖始資淺史官得教習內書堂預講筵分管誥勅自萬曆始

大學士秩僅五品三楊後遂為閣銜惟楊廷和會一陞左春坊大學士　武廟初猶疑誤閣以賓對始允

翰林掌院舊用四品以上官獨申文定以左庶子兼掌院事稱異數後陳經邦沈鯉繼之然各加侍讀學士今五品學士不知廢自何年隆萬初尚多見

正統中嘗簡儒臣學行淳正者十三人授以憲職出督學政今動言詞林可任督學者祖是

孝宗伯遜學嘗語人向予輩初入館艱於置騎徒行者久之寒暑弗輟今亡矣夫噫何異滄桑之感

楊東里當國以百官俸薄請得受皂隸錢洪熙中業奉欽依授
即今所給柴薪價闕惟羅一峰不受羅大節故不闕是受亦
無害于原思粟九百非與
王端毅太宰以進士石存禮年甫二十餘氣体清弱不便宰邑
請改除行人從之得遣就人才意今掌銓臣欲越例于人一京
職得乎稍及之議論紛然矣
行人司正缺叙遷其以進士經除者僅楊春一人春廷和父也王
端毅太宰重其老成特授之亦破格事
而居中書官階至正五品止經萬曆初中翰如再有年旁止許

加服俸近有加四品三品銜者殊非體

貢監生歷事各部寺服本衣巾有請改服冠帶者王太宰恕曰

秀才在諸司惟此衣巾為辨稍可禮待若冠帶與承差辨事

官何異時服其識

勲臣子入監習禮北監以冠帶而南監初猶從儒巾至南祭酒

余孟麟始疏請改正勲胄非儒生比之自應冠帶稽會典學

志亦舊無儒巾條欵

今甲凡繼母繼妻或二人三人非遇覃恩止許封贈其一王三原

嘗為寺丞文林請並封二母不許

吏部掣籤法自萬曆中孫王楊太宰始時業有銓部為籤部之
　謠後屢議革其敝終難改
余寅撰林可成御史狀云鄞俚俗親迎禮久廢林舉鄉試其父
　雅慕古特令執雁之婦三周輪而旋鄉人韙之按此吾閩恒
　禮耳不意鄞為創見
粤俗婚禮先一夕父醮其子曰漸老醮據尊席坐諭唐豫鄉約
　禁奢及之見黃泰泉佐傳中
宦滇藩臬官謁沐黔國祖廟皆叩首階下用親王禮至朱恭議
　矜不可僅入廟頫首而已不知緒是若何

凡黔中峻坂皆謂之坡滇中川澤皆謂之海舊志雨師好黔風
伯好滇〻多西南風故黔風景倍勝

玫夷國貢方物外有金衣人黑小廝不審形質何似凡夷語呼
白為稗漢黑為喀喇黃為拾喇藍為可〻紅為兀郎吁毋林是
河惱兒是海子大為一克小為把漢至罕之一字為兒語極
尊之號見咸少保志

丘文莊議立京師四輔郡北宣府東永平西易州南臨清畫疆
兩直隸河南山東上操班軍只就近屯守按班軍貴行糧不
貲抵京僅供匠役耳實無益而百年無敢議罷者將無以輕

易祖制為罪即丘議亦終落〻
築京師外羅城屢形章奏獨蔡汝楠明其不然宋范希文請城
睢陽呂夷簡猶譏之况羅城乎自卑識
國初漕運仰給租稅汶泗諸泉原不資黃河之景泰弘治間河
始北至漕臣徐有貞白昂劉大夏猶極力排塞之嗣王以旂
疏山東新舊泉眼湮塞宜疏濬又漕岸旁有南旺安山馬場
昭陽四湖用以滙泉水權漸被豪強占種宜清復要知昔賢
於河漕之外有條活計
潘季馴議黃河分流勢緩〻則沙積易壅合流勢迅〻則沙徒

易通說亦是然禹疏九河非樂總河患非淤則決治河惟疏濬築三策因時制宜而已

運使靈寶許詞為襄毅公第六子嘗言漕事當預擬常變欲江舟達淮〻達汴自開封府陸運至衛輝入河若河淤則悉從陸別設官招募不過百八十里可達京師庶於緩急有濟按許說亦一策可備採擇

元用郭守敬策鑿通州通惠河引水置閘漕運直抵京師省船剝車輓價無算我朝亦屢議及嘉靖初特遣尚書王軏何詔往踏勘竟沮因緣勢要奸徒圖閘陸運牙稅利寔亦地形漸

高流沙淤塞為工力所難施故耳即大通橋抵倉約四五里必須車囊裝運費已不貲

漕船至通州止陸輓入都不惟苦河流游淺緣元時積水潭今為海子隸禁中非外人所得啓閉丘瓊山議於城東另鑿大潭瀦水為漕舟停泊之所此與開梁山泊何異又議闢一新路專通車運說亦支離

知府吳仲請撤運通州糧入京防意外虞引土木之變于謙議燒通倉為辭尚書梁材謂無故示弱持不可稽歷代倉廒不盡入都有立于水次者恐各鎮或被攻圍發援為便疑

文皇帝深意在此

南京水陸二營江南新設江口水軍江北設浦子口陸軍至為

掎角聽兵部節制嘉靖中或議樓浦子口軍習水改隸操江

南參贊韓邦奇不可竟罷如舊設

萬恭議於江南陸一營河郎中徹道惠河南河北河例專駐鎮

江治京口閘通吳浙糧運即用奔牛呂城二閘夫役不煩添

設業識善惜無擧行者

淮南運道全賴諸湖邵伯湖差小高郵湖大寶應湖更大每苦

風濤戕溺恵高郵月河創自白昂至萬恭益推廣其制即寶

麁重陵為東陵亦號月河至今利之

江南北相去不遠通州對常熟縣三十里海門縣對崇明縣十八里呂四等場有小徑可越通泰趨楊州狼山以下皆長江可犯瓜儀趨留都鄭端簡纂之甚詳

秦自潼關抵龍門懸流千丈運糧艱阻舊有江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之說御史毛鳳韶以冬月河凍議行冰運法尋罷蓋自漢唐惟之矣冰運又無行理

晉水潤行類關越而悍濁怒號特甚雖跬步可越處輙起濤頭作澎湃以源至高故也夏秋尤為害土人無堰堨具令做閘

越聚石作灘無觧者見陸文裕深襍記

徐州呂梁洪迅激石突兀其中舟觸立碎劃其最廉峭石乞成
安流自馬從謙之為分司始先是費瑄嘗任茲後見李西涯
記事在馬前瑄即費文憲伯父

或議行海運章尚書極曰海濤叵測近海口多壅古未聞有濬
海者罷之可謂要言不煩

丘文莊海運議舟行海洋不畏深而畏淺不慮風而慮礁海舟
必為尖底首尾各置柁卒遇大風轉帆為難亟以首尾為縱
其所如然暴風作多在盛夏宜正月開舡為便噫正月開船

必十二月完兗州縣官能保畢〻如期予稍緩展浸隨之矣此海運之所爲終格也

江西大勢如境內有警贛州爲項背境外有警九江爲咽喉揚必進請於湖口增設一軍劃南康黃州二郡隸九江兵備而以巡江御史往來監之則荊蜀諸盜不敢窺九江贛瑞諸盜不敢窺湖口慮自深長

胡襄懋云閩諸郡興泉二面當海福漳一面當海險莫如福寧州於地勢東南盡處突出海中如人吐舌然獨當東南北三面倭艘入犯必首此類山東登萊形勢

薛應旂審云廬州多雨鳳陽多旱非天時異也地形使然廬地窪無瀉水之渠鳳地隆無潴水之陂以二郡推之各處講求水利為急即江北州縣近河恒饒沃遠者反是又被淹沒田水退明歲收輒倍理各可思

山海經載泰戲之山滹沱之水出焉有獸如羊一角一目其名𤟤𤟤楊道亨守真定時身見之初河漲勢且沒隄及此獸出漲隨減信前史之有徵也

成化二十年因河淺運遲全運到糧免曬揚每石加收耗米四升輕齎銀壹錢其未到糧許在京官軍於通州張家灣就船

預支三個月每石加脚價三升河西務七升即於所免耗米五
升并曬米四升內充支俱作正數船免盤剝既可省羸餘軍
得預支兼有脚價將不以遠運爲苦按此亦不得已變通一策
南糧使費在暗地用錢不在明白加耗明耗每石僅二升暗地錢
乃至無筭時有議革耗米者萬文恭謂不如革暗錢以蘇糧
鮮姑留此二升耗備倉折免官攢暗賍若如昔人無盡塞鼠
穴之喻最爲有見

漕撫馬卿疏各處災傷漕糧請暫半改折民免責羅費加耗
費脚價費軍免行糧費脩船費盤剝費彼此兩利仍將

折色銀招商和糴補足原四百萬石額數按此遇連歲南歉北
豐間可議及稽嘉靖七年後歲折一二百萬石至十二年始全徵
本色駭為異聞矣
國
初每蠲賦皆預免見徵非追赦積逋也有深意賦法嚴良民
安敢拖欠其積逋皆豪強大戶赦之反長其奸況貪吏恒盜
穴其中往往有黃紙赦白紙催之謗即就赦本年亦無實惠
今催徵法動以前歲十月內開倉故耳稽前輩疏議中屢反
之頗亦僅託諸空言何
吳悌視兩淮鹺歲饑請蠲恤未報適漕艘至即矯制發漕粟散

給饑民旋出官美買償事類以集朝議亦無所罪後吾邑呂侍郎圖南以擅截漕賑筆罪遂至褫職矣同拆一官赦萬民命而遺還殊知先朝法尚寬大

唐荆川足軍食議謂浙中惟鹽法稍可區處如前巡鹽御史鄢懋卿小票事例歲益數萬金夫鄢懋卿安有良法唐右分宜即此可徵不自覺其言之過

朱中丞紈疏云福建徵收俱今年秋成始徵去年額派按近預徵帶徵兼行民困甚矣寧有許延緩理

洪永以來舊無各邊年例餉銀年例自正統始薊保密昌舊

不稱邊稱邊自嘉靖始見王德完疏

祖制惟北虜女直倭兒南蠻得論首級內地則功重賞輕其以首功

行之內地始正德中時以流賊紛起故

邊軍自總旗而下樂賞不樂陞得首級或啗以數十金忻然畀

之故有買功賣功諸弊楊文襄議每給銀賞三十兩百級賞

三千兩止能獲百級以工者幾何真數弊法之近級且五十兩矣

又功有首從分銷人競忮

劉燾不主修邊議謂盧佑之價多派人夫勞民傷財莫甚於此見

今十路列兵各有信地若即以春秋防守期與工分派既定年

年不移所修墻即徒自為性命計既有行粮費難推諉劉自云是不修之修亦一奇也

築墩築墻修邊擺邊舊為薊門長策劉燾皆駁之至謂鳥銃悶棍皆虛談利南不利北其煤炒熟食日久浥濕多不不碩頓所議折銀若干或餅或肉聽自買是矣但折乾應有指勒弊又軍興倉卒或若無從和買尚可商耳

軍器雖解納工部雖年不堪若將價留本處給軍士自行打造公私兩利出楊襄毅疏似可採

陸貢山棨教射議凡軍士有爭訟則射有過誤則射有所請

求則射程其中否以為予奪蓋种世衡遺法

邊地險虜有極衝及稍緩名色惟劉帶川云萬一虜奔突來衝者既不可入緩者為所必攻至此則衝變為緩緩變為衝無常形無定用不宜膠執按劉議深得兵家攻堅攻瑕妙訣貴在變化用之

邊外有霧靈山勢高峻口子不多路亦甚狹其衝即哈哈亦所駐牧地若擴此守之自古北至喜峰只三百里而今所守乃七百里蓋弓背之分也計所當築邊墻不過三五十里前華王驥谷張順齋策每及之

春秋列國之戰彼此皆用車相遇於平原廣野勢堅者勝若夫
中国與夷狄戰其地則險阻其人則步與騎而我之車布不
能成列動不能疾驅是坐而待困也按丘瓊臺此論最公漢
用車如衛青李陵傳中不過用以齎載或禦衝突而已利
守不利攻理特着明

程文德請用戰車曰車非少戰也守為要往虜逼井陘官軍
莫能制至洪善鎮鄉民倉皇盡砍棗枝布地虜騎不能入
遁去悟此凡物皆可捍虜何况車

籌邊莫尚堅壁清野閣王文端集云外之圍墻內無墩堡

每賊入輙收保賊入既頻收保亦數民衣糧資畜不待被虜而
已耗於奔走擬遣立盡矣又一說
涂宗濬疏貢市馬不過藉此交易覊縻虜俾無犯邊足矣非真
欲得其馳驅力也胡馬不堪邊臣業自說出
律擅調官軍內一欵云若盜賊滋蔓應合捕者鄰近衛所雖非
所屬亦得調發策應不調發不策應與擅調官軍罪同此
律文最圓活痛快處楊襄毅博翁襄敏萬達二公皆嘗引及
今第知擅調律罪而已竟屬半解
北戎南蠻不出痘一入中國痘輙死緣夷落不喫鹽醬即胎毒

無所發又迤北寒不產鐵迤南地煖不產硝我因得以兵器火器制之雖云地氣亦天意限之乎

魯肖吾劉顯平九絲蠻得銅鼓銅鐵鍋若干上之朝鍋兩耳如山製類鼎可函斗鼓有聲者最工價易千牛次亦直七八百歲刻鷺雕螭奇文異狀相傳諸葛武侯製鎮蠻鼓去則蠻運終今川粵閩往往有之

宗子相殊知兵其守閩會城西門部勒有法寇至卻烏山下至今祠之談客兵害尤字字隕涕

于文定議武官承襲太濫除開國靖難功臣外宣德以後將宗

藩襲爵例以次遞降如父為指揮則子千户孫百户至三世止非武舉不管事非管事不支俸各自立限日為始按此法行軍政當一清抑誰克任之

霍文敏議文臣不襲武爵今後巡按御史兵部官勿預軍功賞巡撫兒男勿預武廕其先經廕授者俱止准終身亦杜僥倖清冒濫策也與前說同

國初如貝恒令東阿真循良選雖小物必思及民凡營繕所棄餘廢殘敗皮朽索故紙之類悉存之工匠閒暇令煑皮為膠鑄鐵為杵擣紙索為褾貯之庫後各濟用陶士行竹頭木

屑遺意猶有存者總從漢書傳寫出

南宮李陽冰碑什久能自起立大名譙樓鐘為魏太武時鑄

業半裂能自完好一令劉安爭一守樂護爭吾邑雒橋碑

亦傳有破裂復合之異若有鬼神為司之

蕭縣相襲不撞鐘以為撞之則水至嘉靖間縣令朱同芳

弗聽強撞之尋驗長令求有益於民已矣機祥禍福正當

聽之不必横生意見即可懸不可知之理

那宥守蘇州歲饑民持券強取富家粟那命納券府中召鄉

老引領往貸不貸與強取者罪同此非良法危窘中權籍

息譁耳論理仍鬧、糶者配強取者斬八字

饑民取富家粟又得一豪置法安慶守周濟得富民訟粟狀曰此貧耳非盜也立碎其狀諭饑民曰得粟者以數報吾代償之饑民聞之感愧遂解散左搏扢手

陸銅守安慶方訊囚忽譁傳縣囚劫獄直趨府來矣陸神色自若麾坐者拽所訊囚堂下徐捕逸賊獲之蓋兩賊相通舍彼趨此即乘機生變非得陸如許急智、

汀漳饑檄州縣市糴轉輸之建安令沈璧曰民旦暮死少得米索之枯肆矣事解銀往來商行即隨之果然其他縣糴往

者皆不及爭抵罪亦可爲變通法

王抖令藍田有遊僧入境抖咸異夢命收之隔別訊鞫一人泣下云我婦人爲群僧所掠污幸公脫我乃置僧重典而歸其婦於里録此廣賢有司見聞獎其慈智

贛州民二女李浮屠法揚言將坐化無知民競趨赴之令吳彤諭其母曰吾聞坐化者少焚身以收舍利命約日行大母亟來謝曰女幸生矣按此程明道取放光佛首法也西門豹

按巫近滑稽只此平淡自好

揚雲才任荆州二守值拓城工具臺檄下忽議增二尺許監司

頒宮楊馳至閩所取舊規模視佯愆謂不佳盡碎之所出製模
予之曰第式是工視式無異也寘于中陰溢二分得如所增
頒城成迄無費時服其才

孟秋令昌黎邑種馬額三百匹秋不妥佐貳親自督領每年點
二次要馬頭正身赴點膘壯者恕瘦瘠者治踰年馬蕃息未
五載幾倍民不惟不苦病且得子駒草料等利爲秋好學不
謂兼精吏治人存政舉斯其一端

汪文盛守福州建三山書院搆羅一峯祠表鄭少谷墓濬工王
港處球琉貢築羅源諸邑城罷閩越不經之祀省靈濟無益

之費閩人德之屈指福賢守獨多

閩藩歲造段疋聽民自辦不如法往往累及二司太守畢亨始於府門之右設織造局時加省視費非增而堅緻中程度凡良守令之有造於閩者余多録示勸

有男子詐為中使入閩張甚官吏多被笞辱福州守唐珣疑之壁人於浴室陰窺得寔即坐上執真之法諸司駭服余謂唐策誠善抑何以處夫真閹說以事至者

宋儒黃勉齋故宅在三山久淪為香火院龐公泮始復之即彌陀堂改額彌高以祀泮成化中給諫有直聲

王昺嘗修嘉興城其在泉萬安橋事委方知府而制度悉出自昺嘗獲海寇百餘人巡撫欲釋之執不可曰是縱亂也卒如所料吾郡名宦應祀昺

吾郡大守張公嵩成化中改任政尚嚴明浚市河通州桿毀僧尼廬舍改建社學杖殺里豪王大觀等為其子稠入京誣奏泉人交頌其賢誣尋白稽郡志或應詳載惟云郡有大道民感於那怪廢弗繇公單騎造焉道始復闢百年滄桑今不知此道誰是當續考之

胡司空松舊分守吾郡云郡故有院居癘丐勢家欲得其地請

移城外島松曰島絶遠移之立甕非縣家衣廩此曹意寢之
今丐院見存不審時勢家何指
閩鹾司有浯州場與島夷隣恃鯨波之險三十餘年不輸課殿
公時泰奮曰奉君命守官豈可以風濤故自沮哉揚帆抵場
旬日遂徵税萬計最後官工部侍郎
永樂中有陳永年新淦人繇給事中出爲吾郡惠安令有善政
邑偶患蝗永年爲文禱之神俄有群鳥蔽空下啄食蝗立盡
歲以大稔事僅見處州守謝家傳
李同野渭宦高州夜夢巨蛇繞身三匝揮杖擊之詰旦屬邑吏

有以金珠進者三李曰是矣乍不殖有能知金珠之為吾蚍
蜴者吾與之論政與之論學

山東布政劉士奇素廉晚家居貧甚或傳士奇一日欲市蜆乏
錢問其妻〻曰何不書清字與之見粤順德志誦之淒然使
人有溝壑不忘之感今亡矣夫

張擧為戶部郎日茹蔬僅度饑渴所乘馬羸終日不與少秣號
予馬張終岳州守論者比之楊繼宗軒輗云又蕪州人語云
富不愛錢〻所貪不愛錢魚佩〻亦廉吏

劉尚書廣生記其大父容謝廣南守歸冬夜長衾冷無眠每夕

持四錢市一酒壺以燈油煑豆腐下之一日命市猪脂少許曰此数日燈油煑菜殊不滋味語絶痛劉叙亦詳悉毎多及其家庭細瑣事乃更傳神

杞縣故事有贅令去諸父老率子弟盛儀從擁令游閭巷尽歡乃聽竹大倉龔起鳳嘗令杞縣游累日龔多與上官忤御史行縣供帳儉寒月爐炭竭盡自出俸金市亦諷監司呂語曰按君嚴重可令生折足床乎荅曰亦瑣事令安能知監司咸掩口笑迂戇可想

朱光齋知綿州有孫尚書府家人徽州夫栽田者朱曰公田予

私田乎其人曰雖私田舊規也衆愈固朱呼吏開獄出罪囚數百俾領去曰此可為栽田用矣其人曰恐不可未笑曰吾亦以為不可聞者哄然真滑稽手

楊璉令舟徒會中責經過屢轉守令舟中責賂始釋璉還善泅水者二人著舊老衣冠往迎中貴怒曰令安在執命之二人即躍江中潛遁去璉徐至以驅民命溺江為罪嚇之中貴懼謝丞行按此亦形格勢禁法

景藩之國中使恃寵王横甚至徐謙言舟膠李汶適御水陰令善泅者與抗急即投水因揚言中使殺人當論奏王為謝過

逼趣飲舟馳去前楊璉丹徒簿又再見耶

蘭溪有鄉公街邑民居櫛比素不戒于火至鄉璠為令始拓其衢牢五門瀦水一石火患為熄因名

王璠諸生時為督學戴恭簡珊所知遂以他誤斥為掾非其罪也是秋戴公牒下邑取掾入試遂連舉進士以掾得舉亦奇聞稽戴公傳頗寥寥錄此存一軼事

六合令何宏嘗具獄上御史田頊三駁宏執如初頊異而薦之曰令不為御史所撓非賢乎人亦以是賢頊也余鄉試房師徐觀瀵禮部語余前令仙游以事與督學鄭公三俊左孚為

所賞事類是天以徵上官盛德

查發裔譯司李德安御史擬薦之亦欲並薦一同官而疑其年

查曰苐論稱職否耳如以年則某且長於彼二歲御史絶歎

以為雅查夙講姚江學有水西社名知

趙副使伊自云吾平生夢最多則未嘗夢受人物語以近實遠

可為德音盛寅之以夢儆自訟也意同

唐時英權稅九江揭庭柱云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遲一刻舟

行一刻之程最切中與題卽邑套句不同

霜雪半途中年髮。天地應知暮夜心。此御史唐舟門帖也朱鴻

謨罷歸時題曰沙水槃鐵讀天下書不談天下之事。康衢擊壤生聖人世願為聖人之民。亦堪擊節

張賢性直好畫在京師同邑舉子數四十人以闈中櫝質之賢悉不許後進多竊罵之比榜出果無一人錄者始服其精鑒云汴人為語曰言不諛人張克臣

張弘道載李崙事云崙不甚教子獨慎擇女壻或問之崙曰。人各有志。非教所能强也。強之不從。反傷天性。若女配不良則終身怨焉。故崙所擇壻多賢。見與余合

閩三山同時有五林先生泉三司馬成齋司徒竹田司空

敬齋太僕南澗都憲並以宿德為耆英會觀者嘖嘖稱三
山林姓獨盛其世為尚書侍郎之數家
彭惠安記韶晨入郡李見前輩風致老成樸謹若會元陳公
舜用郡守方公庭訓鄭公季述黃公濳軒皆然黃公於居
室終身不增一椽尤為舊俗推重云誦此直如羲黃上人即
惠安時業有賴瀾之盛矣何況今日
戴科曲為惠安女丙夜會闈主司夢一排玉巨人手卷語曰戴
子文竟而得卷比拆號果戴也或神其事謂巨人即惠安
公云察惠安故未及腰玉夢近怪

王襄簡栻宮保其姊猶名之自貴陽中丞歸姊南面立曰軾爾少拜竟拜如禮楚人相傳為王氏癡姊

李文正祖紵小衫一小朱履二絆繫之色猶爛然為公舉奇童時服見　景帝物藏李閣老衚衕祠中

弘治中巡按雲南御史張泰會同撫鎮疏舉神童董元紹與人知雲南府董復次子也請詔李東陽程敏政楊一清洪鐘例考送翰林院讀書得旨召試不盡如所言發還籍後更名圯會元及第即中峯先生

章恭毅綸覲其簡敕原姓為吳為李比二公沒其子孫業改復

原姓世鮮知者張御史欽後亦復姓李

攝山伽藍傳爲楚上官靳尚見馮時可記云已受法師戒罷血食尚一鱗倭人耳曷證斯果亦怪事

閻立本畫十八學士真像一卷于志寧贊沈存中跋舊蒲州監生魏希古家物嘉靖中因條陳邊事附此卷封進會 世宗不好翰墨所條陳又無足采謾以聞并卷發兵科因藏科中余辛未掌廷試卷日及一見之

趙汸精春秋學嘗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全以筆削見義須即其異同之故求之左氏與杜註有得於魯史遺章而不知筆

削之法公穀啖趙陳氏俱有屬辭遺意則知求筆削之旨而不知先考魯史之舊章各有偏蔽說殊佳汸學授自黃楚望先生國初名儒也

張孝廉基坐右銘曰勿展無益身心之書○勿吐無益身心之語○勿交無益身心之人○勿涉無益身心之境○羅文恭稱為四勿翼云閱傳寔有八九條擇其精者

王敬臣十歲時值清明節書几云天何以清人何以濁天何以明人何以昏奇甚視天地窮際之悟何遠

美堯舜之孝弟而無稱于鄉黨效溫公之誠寔而不殘其然諾

言獨言幽乃無忌於可指可視言著言察乃未及乎行之習之此劉陽語深中學人病膏痛

馮皋謨記胡憲仲比部論學云萬物從虛中來中庸言誠之為貴而不知虛之為先虛者物之始也善之入也誠者物之終也善之積也數語亦自參微

萬鹿園表以名將發性命學為諸名宿所欽古纓弁中未有也鮮顏子克己復禮曰視聽言動而溺為己也視聽言動而止為己也不溺不止為亦己也禮者中也即吾之性也仁之體也無容無毫涉意其間也無思無為感而遂通不識不知順

帝之則克之至也特精妙

夏廷美有云論語攻乎異端者其端異也吾輩須自體勘為

李初念某發端果是為何若被為榮肥計便大異端如何

更闢人異端按此釋端字明透一新舊詁

一舉作狀元便謂事業了當者鄙人也本元吳澄語劉亂

每舉以告李者又云小學一書是教人做人樣子老不可

廢觀信水人與孫昌李中梓三儒而亂尤篤

韓逸一樵夫耳荷擔行吟曰離山十里薪在家東離山一里薪

在山東王艮聞之語其徒曰小子聽之人病不求耳遂延

與論學述此吟頗有孺子滄浪遺意

汪古心禔嘗患持心難製故栔木簡置袖中出入手握之患坐不直躬製木板繫之胸臆患體羸渴睡寓處惱鍾鼓時令童子擊之稍堅益刻厲學問矣與趙清獻卧榻懸像意同若論妙境尚未夢見在

楊黼先生好道聞蜀有無際大士往訪之途遇一老僧語之故僧曰見無際不如見佛問佛安在曰汝第回遇著某色衣屨者是已遂回經月無所遇夜抵家其母開門歡喜甚披衾倒屣出視之即向老僧所言佛狀黼曰悟父母是佛。不用遠求。竟

尸解去此老僧大善說法

洪孝子祥黃梅人事父色養俻至比父沒思慕不已忽見父形於醮薦鏡中時謂誠感亦史冊未載之奇

方簡肅良永子重杰至孝登鄉榜不仕篤志心性之學黃聲嘗云簡肅之有重杰猶張忠獻之有南軒也今人徒稱蕭陳孝廉茂烈鮮知方者有子夢升孝亦著

李長春進講經筵至詩之蓼莪章敷揚剴切楊夢山太宰聞為泣下經筵乃有講詩例乎後絕響矣

朝學記之文必推王慎中第一其理則濂雒所未發其法則

自曾南豐錫州宜黃王臨川虔州慈谿二記後靡頡頏者倘
令大倉盤下操觚未免失色

蘓御史恩嘗讀唐御史蘓渙詩喜曰吾與渙姓同官同好靜又
同獨詩不逮耳自題其稿曰同按渙晚為盜被誅昔無誚少
陵輕許而或云少陵別贈渙詩擬之莊稿若藉辭嘲然恩乃
謬自擬何也信縉紳不學之過

唐大宰龍嘗問刑部郎徐瀬責難於君何義瀬曰君所謂可有
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有可焉臣獻其可以成
其否是也若老生常談直以陳堯舜之道為難耳奚其難唐

悅即儒為禮郎徐鮮自可思

張佳胤記李恭懿縣丞談易如曰重卦非始文王時觀繫辭取

諸等卦則三皇時事書言龜筮協從則堯舜時事又曰伏羲

八卦非盡取於河圖觀繫辭仰觀象於天及天生神物諸句

可見又曰先天南乾北坤後天何不代之長男女而南離北

坎乎此大道之玄老易所同又曰古人釋經不敢自信故溥

不與經相殽小象原自為類試讀之無不叶韻者又曰原始

反終與無極而太極同意無極云者從前推後原始云者繇

後溯前又曰讀乾彖見文王與周之德讀坤彖見文王事殷

之心語灑然可聽多前賢之所未發不謂僅庵丞尉中

予家禮祠堂設四龕以西為上沿習唐制意竊疑之閱周鑄傳云廟為三龕中祀所繼之宗祖禰以昭穆分位左右或問之鑄曰此固朱子意也余為之釋然鑄儒者官僅典史初浙按史欲黜為子弟師避嫌乃置其姓名承差籍中以便出入鑄官止是爭亦可哂

萬廷言述莊生解牛篇云彼節者有間刀刃者無厚因思天下事變亦多矣未嘗無間也而持善刃厚往往傷手不曰薄而曰無厚妙於立言老易指悉寓是

或問量可學乎子建曰可禪家有祖父㚒奴僕㚒仝之犯而
較者如僕自處而讓人以其祖父者也語奇要不若夏忠靖
忍乏忍心忍言之論持渾而安

或疑佞佛人何以多貪董司空應舉曰佛固貪首金流於
面壘潭潭居如王者明借清淨餌人何怪從其教者之不
泼靡語近詛諧饒有深味謗刮佛面金布施近是

南工部諸曹率虛高其估以售豎紛業故孝陵燈價至
千六百金郎茅國縉裁之僅三十六金耳餘可知

[illegible]猎具以御史監順天試放榜先一日主司取墨卷較對

執不予或應遲悞曰遲悞御史責也為豪次沙待取隨意
後遂遵行按比闈墨卷實先一日進書闈先二日進為內
簾所自較對不閱御史視前說稍殊

潘去華初登第語人曰吾於同榜得二人焉一遼左蕭汝芳
一臨沮象默也後二公宦蹟各可觀蕭有孫時彥曾有子憲
李並余鄉闈所舉士李文節亦雅善蕭

司禮麥福弟祥廕乃至右都督一品不已濫乎先有善相工
目祥曰君貴且腰玉顧年艾矣安致是不數年旋陞衛青曰
人奴之生得無笞罵足矣過或似之

沈鍊子襄廉入監以貢為縣令讒弟衮其後家復讒襄子存德足媿世之饒閲者矣名臣子風規猶在

徐子仁以詩酒自豪築圃求礎石未至令以木代或曰木不堅詎可用耶徐笑曰固知其不堅然猶堅於徐子仁耳時賞其達

按此即蘇長公吾手或先硯壞之旨

沈歸德以宗伯家居自署總理穀藪鎮等處農事兼提督李宗學穀詒賜還上農三品服忍辱子云趣亦瀟灑余寅之稱農丈人朱國楨之胥秫子監學正丞是

史白起舟戰而燒夷陵今夷陵人尚祀白將軍廟先有禽類為

郡飛衛火屢災州倅某責一人白袍烏巾趨一足自言状覺而祀之火患遂息事見歸震川志

高叔嗣生而臂毛逆上庚申與陳束諒同官楚按察使卒年三十八亦如漢乞之歲異甚疑武轉世

王祭酒維楨以地震卒罰中稿為人匿去頼其婣友南軒搜出之噫匿稿何人無亦有李賀中表之恨耶

韓邦奇主順天試因試錄用經語差誤被摘坐左遷韓素博學多聞亦致誤乎傳為執政不悅故

張東海草書備臻風急雨之致而莊定山評之曰好到極處俗到

極處亦名言也抑定山詩格頗淺爾爾
中山狼襍劇傳為馬中錫所撰刺李夢陽者閱何氏史乃云出
李手用刺康海不審何據似前說較近
本朝李狀元是許襄毅進翁襄敏萬達王崇議激廣督府以
及心王齋之子壁皆號東崖與余同附記於此
以上一百九十八條